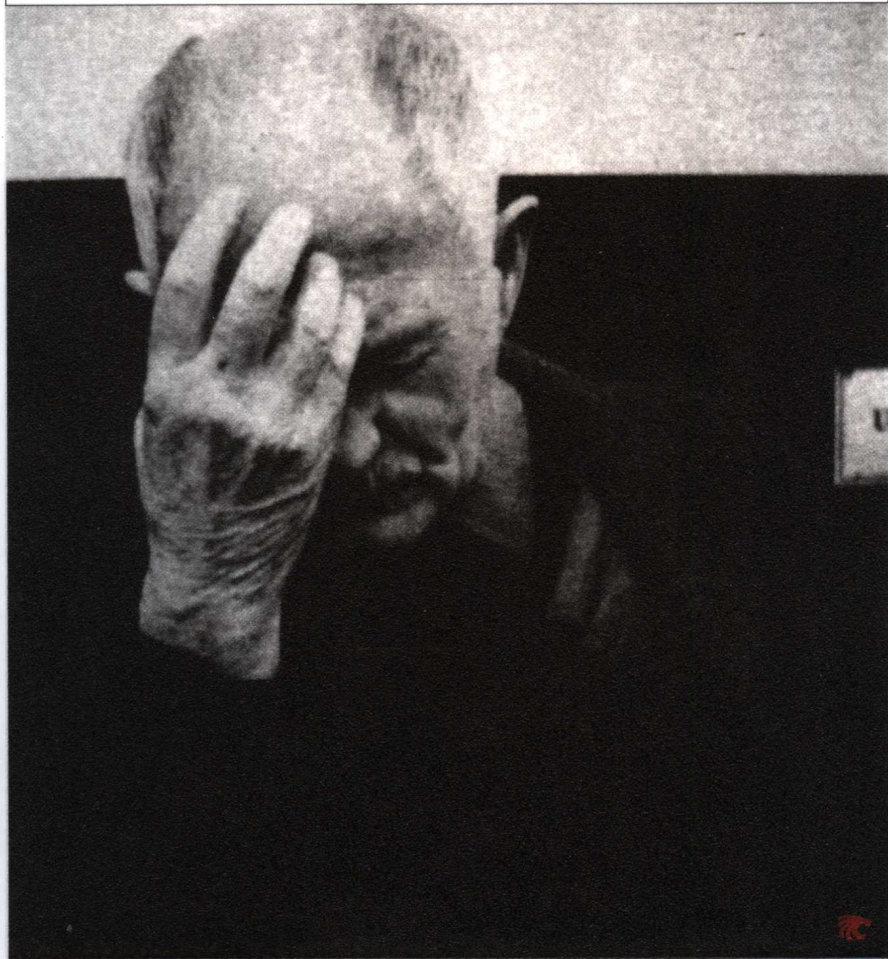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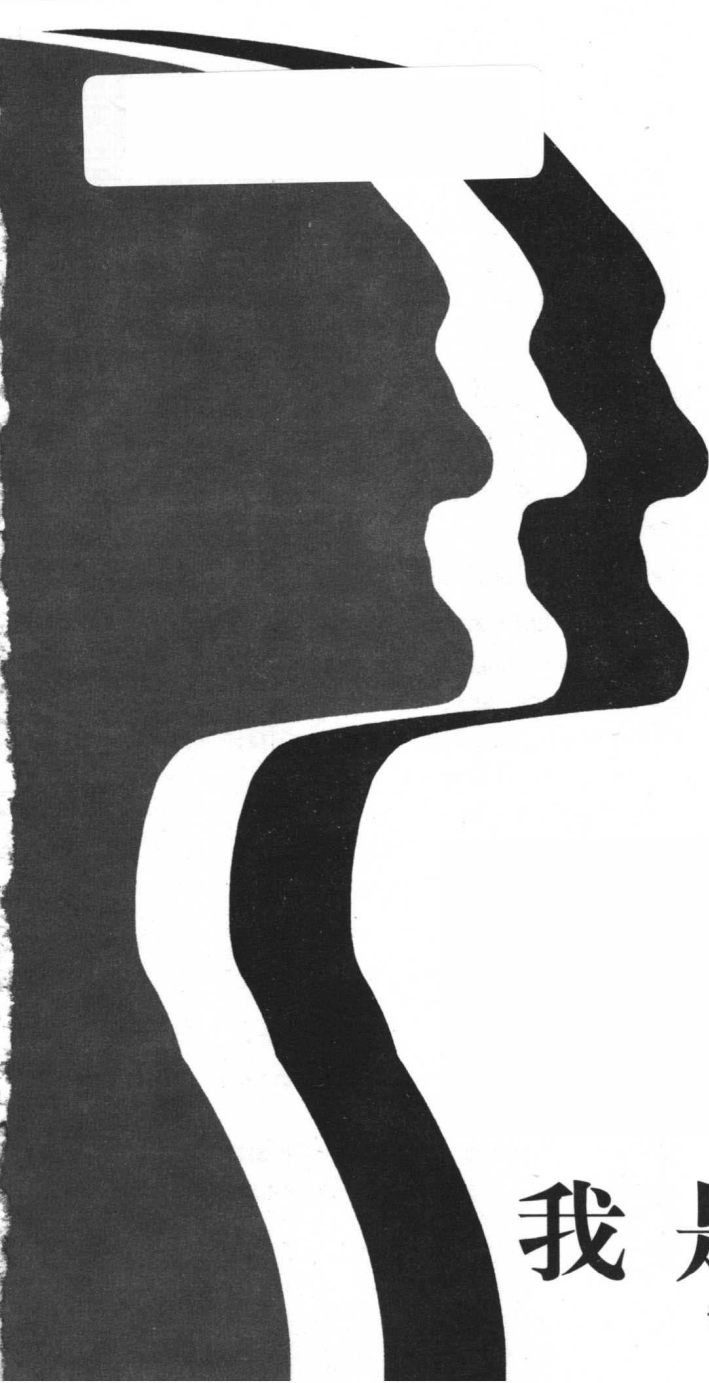
刘星灿主编

BOHUMIL HRABAL

[捷] 博·赫拉巴尔 著 星 灿 劳 白 译

我 是 谁





我是谁

谈话，小品札记选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谁 / [捷克] 赫拉巴尔著; 星灿, 劳白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赫拉巴尔精品集)

ISBN 7-5006-5721-8

I. 我... II. ①赫... ②星... ③劳... III. 杂文-作品集-捷克-现代 IV. I5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7191 号

根据 BOHUMIL HRABAL

Kdo jsem (Rrůžska Imaginace PRAHA 1989)

Klíčky na Kapesníku (Práce PRAHA 1990)

Sebrané spisy I ~ 19 (Pražska Imaginace PRAHA 1996) 摘译选编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 - 2001 - 3556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0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32 7.25 印张 2 插页 143 千字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定价: 13.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赫拉巴尔和他的作品

赫拉巴尔是二十世纪捷克文坛继《好兵帅克》作者哈谢克之后，又一位家喻户晓、深受老百姓爱戴的文学奇才。他的作品大都描写普通、平凡、默默无闻、被时代抛弃在“垃圾堆上的人”。他的一生都同这些人在一起，同情他们，爱着他们，把自己与他们等同，发掘他们心灵深处的美，收集了他们成千上万的语言精华及故事，创造出一群平凡而又奇特、光芒四射的人物形象。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于1914年3月28日生于布尔诺附近的日德尼采。据说他的生父是名奥匈帝国士兵，与年轻漂亮的摩拉维亚姑娘相爱，生了他之后随军离去。三岁前他同母亲一起住在外公外婆那里，1917年母亲认识了啤酒厂会计并结婚，养父待他和弟弟同样都很好，六岁搬家到宁城，父亲当了啤酒厂总管，后来成为市啤酒厂承包人。在赫拉巴尔的眼里，他父亲是个工作专注、“干起活来恨不得把世界钻个洞，别的什么也不想”的人；他母亲性格开朗、爽快利落，迷恋戏剧，当业余演员，除了当父亲的工作助手和料理家务外，哪里一有演出，提起脚就上剧院。她平时也打扮得漂漂亮亮，总爱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赫拉巴尔说他小时候觉得他妈妈像他的姐姐，

不像个身着围裙的普通妈妈。他有点儿受不了父母对他过分的关爱，常以逆反与沉默的目光来表示赋烦。在大人眼里他是个脾气有点古怪和倔强的孩子。

上学对年幼的赫拉巴尔来说是活受罪。他学习不专心，上课时人虽坐在教室里，心却在想着别的什么，因此成绩不好，留过级。父母想给他换个环境，把他送到布尔诺上中学，可中学一年级他除体育、音乐、自然课之外其他功课都不及格。他只好转回宁城念中学，中学四年他却留了两次级。成绩不好和留级的恐惧使他产生一种罪过感和羞怯心理，总不好意思见人，觉得谁都比他懂得多；可他有时又爱出洋相和用一些怪癖行为来逗得同学们开心，以摆脱他的窘境……然而，他从小就酷爱大自然，喜欢阳光照射中的空气，落日映照下河面的霞光。他黑夜里常常爬上屋顶去看闪烁的星星和灯火通明的小镇，或者爬到啤酒厂后院的大树上去惬意地呆着。他喜欢在树林中逍遥自在地闲逛，漫不经心地徒步远游，或在开始解冻的裂冰上蹦跳着越过易北河……他在学校里的郁闷和不自在的情绪，却在啤酒厂的工人宿舍里和箍桶房里得到了化解。在那里，他聆听酿酒工人和箍桶匠们的谈话就像在学校该听老师讲课那样的专心。父亲到各个与啤酒厂有关的饭店和小酒家去处理账务方面的事情时常常带他同往，他便找个空位，坐在一旁观看顾客饮酒，聆听他们交谈，不知不觉学到了很多在学校和课本上从没听到过的知识。他从小时候开始，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听到人们面对困苦的生活那苦中求乐的侃谈。从此，他一辈子也没停止过到小酒家去倾听人们的心声，并把所获得的、所感受的写进他后来的作品里。

就在赫拉巴尔十岁那年，他的贝宾大伯来到了他家。起初说是来探望十天半月，结果在啤酒厂当上了仓库管理员，一住就是四十多年，一直到他逝世。这位当过皮鞋匠的贝宾大伯饱经沧桑、见多识广、幽默乐观、性情奔放，有着讲不完的故事。他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把故事中的“他”同现实中的“我”，再加上听众的“你”揉在一起，令你感同身受，跟着故事的主人公一起冲出苦难，同喜同怒同悲同乐。这位大伯很快就抓住了这个十岁孩子的心，给了他无穷的的乐趣和奇思遐想，充实了他的童年生活。特别是，他从贝宾大伯那些有如民间说书人、预言家的富有诗意和魅力的讲述中，学会了专心聆听、观察和表达。那些像他的贝宾大伯一样的普通人从此吸引着他，他从他们的谈话中发现了许多明哲圣人的思想。赫拉巴尔后来说，贝宾大伯实际上是他精神上的父亲，是他日后文学创作的缪斯。多年之后，有人问他：“假如你还能见到过去的人，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谁？”他不假思索地说：“贝宾大伯。”他的作品中，常有贝宾大伯的影子出现，他的《老年维特的烦恼》、《时间停滞了的小镇》、《中级舞蹈班》就是以贝宾大伯为原型创作的。他在《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所采用的“语流”的说书形式，也宛如贝宾大伯在讲故事。

中学毕业后，赫拉巴尔带着母亲的殷切期望、父亲的“你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呢？”的忧心与悬念，离开故乡宁城，来到首都布拉格报考大学。为了能够取得进入大学的必需条件之一，他先到私立学校学习一年拉丁语，竟意外地发现自己具有语言才能，半年后就能读古罗马诗人的《变形记》原文。1935年10月，赫拉巴尔注册进入查理大学法学院学习，其实他对学

法律不感兴趣,只是为了不再听到父亲那句担忧的话语,不使家人失望才违心地报考了这一冷门专业。入学后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拼命阅读本国及世界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兴趣极浓地关注造型艺术和音乐。这可能与法学院、语言文学学院、工业造型艺术学院、布拉格之春音乐大厅、工艺美术博物馆及一家被认为最好的书店相距咫尺这一特定的方便条件有关。他崇尚诗人兰波^①、阿波利奈尔^②,特别是波德莱尔^③,哲学家康德、叔本华^④和克利马^⑤,以及老子和他的《道德经》。这个时期他还结识了青年演奏家和诗人卡·马利斯科、画家沃·博乌德尼克这两位终生挚友,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他们经常一同试笔写诗,抒发青春忧愁和躁动;一起崇尚“该诅咒的诗人”,模仿他们超现实主义打扮的模样;为了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他们可以花上整个晚上来讨论。这些书籍和朋友,对形成赫拉巴尔的创作和生活观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法学院于1939年11月17日停课关门。赫拉巴尔不得不拿着法学院八学期的肄业证书回到家乡宁城谋生,他先在公证处当助手,帮人抄抄写写;后在宁城铁路职工生产合作社当仓库管理员;在宁城火车站当小工铺枕木、敲碎石;在火车调度员培训班学习后,穿上铁路职工制服

-
- ①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象征主义运动的典范。
 - ② 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先锋。
 - ③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现代诗人,《恶之花》作者。
 - ④ 叔本华(1788~1860),被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他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反对者,新的“生命”哲学的先驱者。因而带有强烈的悲观倾向。
 - ⑤ 拉·克利马(1878~1928),捷克哲学家,他的激进主观唯心论与叔本华、尼采相近。主要作品为《世界即知觉和无》。

正式当上了火车调度员。战后复学，1945年底通过国家考试，第二年获法学博士学位。赫拉巴尔在服过五个月的义务兵役之后，接着谋生找工作，先在老弱病残小手工业基金会当代理；后在一家批发公司当业务员代表，接着又在另一家公司当推销员。赫拉巴尔说，参加这些工作可以帮助他克服胆怯害怕见人的弱点和广泛接触各类人士。但他这时还一直同父母一起住在宁城。每到休假日他便匆忙回到啤酒厂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坐到打字机前记下他的见闻，写些诗歌、散文或短篇、札记，这些以打字形式保留下来原汁原味的故事、事件和习作，日积月累越攒越多，成了他后来加工创作的丰富素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这段时期，他创作了《偏僻的小街》、《保险业中的功名前途之终结》等十多篇作品，但因1948年企业国有化、宁城印刷厂关闭而未能问世。

1949年赫拉巴尔毅然离开宁城那四房一套的住宅，那张置放着他自己的用褐色丝绒覆盖着的写字台、大书柜、瓷砖壁炉的工作室，那有着法国塞夫尔瓷器^①餐具和妈妈做的可口食物的餐厅；还有那摆满一瓶瓶葡萄酒、一桶桶啤酒的地窖等等这些优越的生活条件，顶着个“法学博士”的学衔，来到布拉格，先在老城区租房住，后搬到利本尼区堤坝巷24号的这个位于从前荒凉的鱼池边、住了许多茨冈人的破旧贫民区，一个废弃车间改成的大杂院里。这里的墙上壁粉剥落，厕所和洗澡间都要穿过外面的院子，连洗漱用水也要提着桶到外面去打。

① 塞夫尔瓷器为法国著名的硬质瓷和软质瓷，从1756年至今皆产于凡尔赛附近的塞夫尔皇家瓷器厂（现为国家瓷器厂）。

他自找苦吃地找到、并深深爱上了这个环境，爱上了住在这里的性情豪放、酷爱音乐、身穿五彩缤纷衣衫的茨冈人，还有附近那些宾至如归的小酒家，且一住就是二十年。这期间，他每天早出晚归来回四十公里到克拉德诺钢铁厂去劳动。除炼钢技术人员、老工人外，在那里同他一起劳动的还有许多从前的教授、工厂主、银行经理、学者、小业主、企业家、律师、男女囚犯、普通人和搞政治的。这个前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各阶层人物的大杂烩，简直让他大吃一惊。在他身旁劳动的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命运，他从中找到了写作的丰富题材及写作方法。他认识到：“只有理解他人，才可能理解自己。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要不惜任何代价参与生活。”他不在乎任何职业，他说：“既然人家能在钢铁厂生活，为什么我不能呢？”他不时思考和反复琢磨他在工作中的体验和亲眼见到的一幅幅画面，然后将它们一一写下来。他的作品就是用他所认识的人们的生活、他所生活过的环境、而首先是他自己的生活写就的优美散文。他说，在他的作品中，“最大的英雄是那个每天上班过着平凡、一般生活的普通人；是我在钢铁厂和其他工作地点认识的人；是那些在社会的垃圾堆上而没有掉进混乱与惊慌的人；是意识到失败就是胜利的开始的人”。短篇小说《雅尔米卡》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在这篇作品里，作者怀着深深的同情，描绘了钢铁厂一位专给钢铁工人们送饭的年轻女工——一名未婚孕妇的命运。这些不幸者虽然命运不济，可是作者却看到：“他们一刻也没有失去生活，没失去对生活的幻想，而我则对他们深深地鞠躬，因为他们常常在笑和哭……”这笑和哭两个极端对赫拉巴尔来说很具典型意义。他说过：

“基本上我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悲观者和一个悲观主义的乐观者，我是双重的、两面墙的，有着拉伯雷式的笑和赫拉克利特式的哭。”大写的“是”与大写的“非”是彼此相属的。在克拉德诺钢铁厂四年的劳动，是他另一所上了八个学期的大学校，这里不仅铸造了钢，同时也铸造了人，他整个地变了。从此，赫拉巴尔终于在生活的忧伤感和幽默中建立起他的美学基础，在不断地写作中享受他苦涩的幸福。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作品顶多只能在某些刊物上发表，或躺在抽屉里没有能够出书，但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已经明显地拔尖，连伊希·科拉什这位不仅对赫拉巴尔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是当时捷克文学家、美术家中较有影响的人物，也曾在日记中评价赫拉巴尔的作品说：“他的真实性总是将我击中，场面的复杂和表现的简洁把我紧紧擒住，他深深爱着的不仅是他的人物，而且是每一件事、最不起眼的事情，他甚至善于说出作为他真正爱着的那些最粗鲁的东西，但是他所说出的并不粗俗或下流。”

1952年，赫拉巴尔在钢铁厂受重伤住院医治和疗养了一段时间后，被宣布他只能从事轻微劳动，他因不能再干重活而离开了钢铁厂。紧接着于1954年10月他便到了废纸回收站做打包工，跟论吨称的废纸打交道。这哪算什么轻微劳动啊！其实是又累又脏、非常繁重的重活，劳累之余他便打字（写作）、构思创作、上小酒馆聆听收集社会生活素材和看书。在这里他有机会读了大量被送来当废纸处理的书和画册，那是当时在图书馆和书店都不可能见到的精神食粮。他曾自嘲地说：“我实际上是死尸的偷窃者，是博学者石棺的盗墓人。这实在是我的一大特点，在这方面我是一个革新者、实验者。我老是

在琢磨，可以到什么地方哪个死了的和活着的作家及画家那儿去偷点儿什么，然后像狐狸一样用尾巴扫掉作案地点的痕迹。我完整无缺地盗了塞利纳、翁加雷蒂、加缪、鹿特丹、伊拉斯谟、弗林格蒂和凯鲁亚克的墓。如果说在我的、只属于我的跳板上写出了些什么像样的东西，那都是别人说过的话，我实际上只是小酒家和小饭馆顾客们的扒手，跟仿佛我偷了他们的衣服或雨伞是一回事儿。”通过赫拉巴尔这自嘲般的自述，我们看到他是多么的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把不管是前人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不管是文学家、画家作品中的，还是名不见经传“时代垃圾堆上的人”的谈话，他都拿来，经过筛选、咀嚼、消化，为他所用；而且用得自然、恰当。老子的《道德经》，每年他至少温习一遍。他在作品中甚至把老子和耶稣“邀”到一起讨论人生哲学。

赫拉巴尔在废纸回收站工作的这期间写出的《人们的对话》、《傍晚的布拉格》和《相会》等被两家刊物发表，引起了几位作家对他工作、生活情况的关注。科拉什等三位著名作家给捷克斯洛伐克作协主席团致信，提请他们“注意一个事实，即作家协会出版社即将出版其书的作者博·赫拉巴尔在废纸回收站所干的废纸打包工和装卸工的工作，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精力，使他精疲力竭，无法再继续进行文学创作……请求作协用自己的影响去改变赫拉巴尔目前所处的这种境况，使他能够继续进行文学活动”。他们的信及努力使赫拉巴尔获得了捷克文学基金会的半年补助金，每天只劳动半天，以便能完成一部短篇小说集。但他却因此而遭到回收站领导的不满，于1959年2月16日解除合同。他只得到诺伊曼剧院当舞台布

景工，当时短篇小说集《线上云雀》虽已完稿，并一张张校对过，可是由于时世不顺，出版困难而被搁置下来。又是得力于科拉什的支持，赫拉巴尔于1962年元旦成为自由撰稿者作家。

赫拉巴尔虽然从年轻时就从事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创作，并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作品，但直到1963年，他四十九岁时才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底层的珍珠》。此书一问世，随即引起极大反响。它以交谈对话的形式讲述了普通老百姓十二个故事片断，故事中的几十个人物似乎就在读者身边，使人读来感到格外亲切，给当时较为沉寂的文坛吹来一阵清风。捷克作家协会出版社给他授奖。又由于它大众化的语言，布拉格式的幽默和十分形象的人物及环境刻画，非常适合拍成影片，随即于1965年8月举行了《底层的珍珠》电影首映式，取得轰动一时的效果。同年，赫拉巴尔加入作协。

继《底层的珍珠》之后，1964年3月出版了他的《巴比代尔们》，8月出版了《中老年中级舞蹈班》；1965年3月出版了《严密监视下的火车》，这几本书也都曾获出版社奖。其中《严密监视下的火车》叙述一位青年在二战期间偶然成为反法西斯英雄的故事，拍成电影后获奥斯卡外语片奖。

关于《巴比代尔们》，咱们还得先来谈谈它的词意。

“巴比代尔”(PÁBITEL)是赫拉巴尔为概括他作品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物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是至今在任何一本捷克文字典中也无法找到的。这是一些身处极度灰暗之中而又能“透过钻石孔眼”看到美的人。用作者的话来说：“他们善于从眼前生活中找到快乐”，“善于用幽默，哪怕是黑

色幽默来极大地装饰自己的每一天，甚至那些最悲惨的日子”。“他们说出的话被那些理智的人看作是不合理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体面人不会去做的”。“他们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仿佛语言选中了他，要通过他的嘴巴来瞧见自己，证明自己的能耐有多大”。他们喜欢幻想和夸张，他们一听到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便会立即拿起铅笔描绘出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在昏暗之中却为光彩夺目的五颜六色而着魔。他们貌似无知，说一些很没意思甚至荒唐的话，而他们的想象力却足以将艺术作品中令人厌恶的现实转变为一种特殊的美，将某种不愉快的、讨厌的、危险的、忧伤的或者悲剧性的现实改造成一种富有美学意义的享受，虽然不乏悲剧与激奋之情，然而却是很美的。因此，通过他们的嘴巴，他们生活中的那些普通、平淡的事情便成了寓有深意的神话或传说，巧妙地起到一种对现实的反衬作用。正如《巴比代尔们》短篇小说中的水泥厂，在那些退休老工人眼里却成了一个使他们十分迷恋的世界。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那苍蝇成堆、老鼠成群、潮湿恶臭的地下室，却被废纸打包工汉嘉看作“天堂”一样。赫拉巴尔数语道破“巴比代尔”言行的本质，说他们的言行“是通过些微的谎言来触及通常难以抓住的真理的一种轻而易举的秘密，是一种逐渐转变为严肃剧的娱乐。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使生活重荷变得轻松些的风格。是对类似阿里乌教派的生活的认同，因为就连希腊诸神也为人们因凡人的辩证法受苦受累而高兴得发笑。他们的言行举止亦系生活在底层、然而却朝上看的达摩式的漂泊生活，是从鹿特丹骑马去英国的伊拉斯谟所著的《愚人颂》。”作者不仅认为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是巴比代

尔,而且说:“我的老师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生活,乃至我自己的生活都是令人不快的巴比代尔式的。”赫拉巴尔不仅与他作品中的这些人物等同起来,而且非常重视他们的语言,搜集了成千上万他们的俚语、隐语、反话和只可意会、难以用书面文字来传达的交谈,他说:“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达成了协议,他们不断地打破语言常规”,“仿佛每个民族都至少有两种语言,每个字有两种表达方法:书面语言和非书面语言。非书面语言在当代散文中是必要的,就像选择主人公时,转向选择看上去更普通、文化不怎么高、生活在时代乃至语言边缘的那些人一样必要。我想,在一个诞生了哈谢克的国土上,用不着提醒非书面语也可用作表达的基本手段这一点,只是需要有观察力和对环境的熟悉,以及来自能立刻将读者带到主人公的处境中的对话与俚语。俚语是民间匿名天才们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同时,俚语给口头语风格增添了光彩。我认为,书中的人物在他们的环境中不仅按照他们的习惯而且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欢快地交谈,这样的人物会敏捷得多、聪明得多,也杰出得多。”赫拉巴尔创造出言行举止如此这般的巴比代尔系列人物形象,在捷克的普通老百姓、读者大众中引起了心领神会的共鸣,有位读者给赫拉巴尔去信:“假如说,在我们捷克有什么特别值得欣赏、独树一帜的,总而言之百分之百、无法模仿的捷克式的特点的话,赫拉巴尔先生,那恰恰是‘巴比代尔’和‘巴比代尔式’的举止言行。谢谢你呀,赫拉巴尔先生。”我想说,首先赫拉巴尔是用他毕生身处一个普通劳动者地位的亲身体会,以及他对社会生活非凡的洞察力而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出来的这种最具捷克个性、富有特殊魅力的人物形象。其

次，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这是一种尝试，看看小说能否以另一种形式来写，用我以往不曾使用过的形式。写出从形式到内容都一反传统的作品，这是一种莫大的诱惑，是一种如履薄冰的试验”。“我必须用隐语来写作，向各种习俗和禁忌挑战”。“我总是努力去盗火，越过禁忌，来打造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即使普罗米修斯知道他将受到惩罚，将会飞来一只巨鹰啄他的肝也在所不惜。他那火是从众神那里盗来的，为此而自己付出了代价，但他却将某个东西向前挪动了。这就是保守主义与革新的对立呀……”

直到此刻，我们仍旧很难从汉语中找到某个俚语来贴切地套上“巴比代尔”这个词。有人将它译成“中魔的人”，有人将它译成“神侃家”（单数）或“神侃族”（复数），笔者曾想将它译成“快活神”，真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千秋。但是想来想去，仍觉不尽人意，还概括不了这类人物的全貌。“巴比代尔”既是某种人，又是某种语言、某种行为、某种精神、某种特定环境中的奇特产物、某种捷克式或布拉格式的幽默，而这个词对赫拉巴尔的作品又非常重要。幸好从我接触到的数本赫拉巴尔作品的其他外语译本中，发现它们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了捷克文“Pábitel”这个词，我们也暂且将它音译成“巴比代尔”，也好让读者有个自由想象的空间。

既然谈到赫拉巴尔作品中普通人物的语言问题了，让我顺便就此提一下他的行文风格。毫无疑问，快速的“语流”，多用口语特别是俚语，是其行文风格之一；他还爱独创字词，而且有时不按常规使用标点符号，例如：不用直接引号“ ”，以删节号……代替句点，有的整本书没有标点符号（如《新生

活》);有的句子中出现连小学生也能看出的不合常规的文法;个别地方出现不加修饰或前后重复或上下文不连贯的现象。

为什么这样?

赫拉巴尔在他的自传体三部曲中,借他妻子的口来对他母亲说:“……我看了一下他那本出了名的书^①,总有这么个印象,觉得凡是读它的读者恐怕都得在家里继续将它写完。我丈夫写东西就像我采购来的半成品食物一样,回到家里还得加工、烧煮、尝一尝,才能变成可口的食物……他的那些短篇小说,结结板板的,就像坏了的牛奶一样。你怎么看,妈妈?”她婆婆回答说:“你说得非常对。瞧,他不仅在小学,而且尤其在中学,文法课的分数总是‘不及格’或者‘最差’,我说的是捷克语法哩……”果真是他小时候文法不过关留下的后遗症吗?看看他自己怎么说的吧:

“我的风格就是错误百出,可由此而构成我的魅力。为我编书的那位女编辑说,当我们一起处理《哈乐根的数百万》那部书稿时,出版社的语言部门指出我稿子中的文法与修辞上的错误多达数百个。可她却交代他们说:‘改掉那么五十来个错就行了,其他的别去碰!这是赫拉巴尔风格的魅力所在,这都是他在语言上的一种偏颇。我们得忍住别去改动它。我们要是一改,这本书就会失去它的魅力。’她说这样做好比我们想要修改毕加索的素描一样,‘喏,只要你用橡皮往那儿一擦,那么,那画上所具有的,可以说那些亚里士多德式的、合乎审美地起着作用的一切就都给毁了。’或者说我就是个处在杂乱

① 指赫拉巴尔的处女作《底层的珍珠》一书。

无章的包围之中的人，真是这样，可我不在乎，因为我就是这么个人。”“由于我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我最喜欢同所谓的普通人聊天……正因为我感兴趣的是普通人，我便竭力像他们那样说话……我把自己当做一名作家来审视时，我的看法大概同我的妻子一样，她始终感到惊异，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如此缺乏教育，竟然把我看作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赫拉巴尔所言，也许读者能够同我一样，能理解，能赞同，甚至进一步去欣赏他作品的魅力所在。

继《巴比代尔们》之后，赫拉巴尔还出版了《为我都不愿住的房子做的广告》(1965)、《这座城市是在市民的共同关注之下》(1967)，并汇编出版了《赫拉巴尔引用名人名言集》(1967)，真可谓好戏连台。他多年来存放在抽屉里的作品一本一本加工整理问世，随即当上了文学报编委会委员。

正当赫拉巴尔的文学事业顺利向前推进的时候，1968年8月，外国的飞机、坦克、军队入境，此后，新上台的权力当局像对其他不愿公开表态支持入境占领的作家一样，在他头上狠狠地击了一棒：当时他妻子正在十年前他干活的废纸回收站工作，突然发现卡车运来作为废纸销毁的一包包新书中有她丈夫的作品《花蕾》和《家庭作业》，她从中拿了一包回家。随后，他们又发现书店和图书馆把所有有赫拉巴尔名字的书都从书架上撤下不见了。根据他的作品《线上云雀》和《为我都不愿住的房子做的广告》拍的电影也遭禁映。参加他生日聚会的人遭到盘问。显然，移居到林中空地小木屋里的赫拉巴尔是无法申辩的。他想死，但不能就这样死去；要活，也不能这样窝囊地活下来。惟一的办法只有写，继续拼命地写下去。这就是此